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屠格涅夫 | 俄 |

耿济之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屠格涅夫｜俄｜

耿济之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中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人笔记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耿济之译 . —北京：中译出版社，2018.9

（中译经典 •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版）

ISBN 978-7-5001-5785-4

I. ①猎… II. ①屠… ②耿… III. ①中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8930 号

出版发行：中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电　　话：（010）68359376；68359827（发行部）；68357328（编辑部）

传　　真：（010）68357870

邮　　编：100044

电子邮箱：book@ctph.com.cn

网　　址：http：//www.ctph.com.cn

总 策 划：张高里

策划编辑：于建军　温晓芳

责任编辑：温晓芳

装帧设计：单　勇

排　　版：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5

字　　数：31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5001-5785-4　　定价：40.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　译　出　版　社

即使你的脑袋很大，

能装得下许多东西，

即使你学识渊博，

并且能与时俱进，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特的东西的话，

就等于一无所有！

你只是人世间一个多余的堆放普通货色的仓库！

可谁能在仓库中获得令人快乐的东西呢？

没有！

就算你很愚蠢，

也要有自己的特色，

这一点至关重要！

译序

《猎人笔记》之翻译，远在民国十年，距今已十四年了。当时在《小说月报》发表，按月一篇，随译随印，两年多方登完。原想登完后，加以整理，计划印单行本。但是这十几年来，在国外的日子多，而且人事草草，始终未曾履行这私愿。

有些爱读《猎人笔记》的朋友，时来信劝我从速刊行单行本，就将《小说月报》刊行的稿子改印。但是，第一，译的时期极长，随译随发表，不免有前后不贯穿之处，虽然《猎人笔记》各篇都是独立的；第二，译稿系根据1874年Salaiev Bros书局出版的《屠格涅夫文集》本（俄文原文），自然有检查员删节之处，想用革命后的版本校正，以成完璧；第三，《小说月报》刊稿不免有印错的字，总须一一改正，才得心安。有这几种原因，又加上个人的忙与懒，于是这部译稿始终藏诸行箧，埋没到现在，才得了认真整理的机会。

这部《猎人笔记》的中译刊本，系根据1918年彼得格勒“教育委员会文学出版部”所印的单行本，加以逐句校正。篇中添改最多的大概是第一篇《赫尔与卡林尼基》，其余诸篇也有相当增改，至于第二十三篇《活骸》是重新译的，倒并不是因为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初译稿不像样，却因为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稿子中（那是多年前承徐调孚先生的好意，特地剪下汇集了寄给我，催我整理的），忽然不见了第二十三篇，无论费了多少功夫，到处寻觅总是找不到，自己又远在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外，写信托朋友去觅，购刊载那篇小说的旧《小说月报》，不但费事，恐怕还不易。所以从新译了，好在篇幅还不多，而且将《猎人笔记》中最美丽、最抒情的一篇文字再译一遍，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

原想译完后冠以长序，叙述《猎人笔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详细分析各篇人物的性格等等，但“文学出版部”本中有艾恒邦(B.Eihenbaum)——现代苏俄有名的文学批评家——的引言，对于《猎人笔记》的风格多所阐明，因此译了下来；再有拙著《猎人笔记》研究，亦曾刊登《小说月报》，对于各篇人物的性格略有综合的研究，作为附录，刊于书后。如此，长序之作，似乎有点画蛇添足，就限于此罢。

耿济之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引言

1847年，《今人》杂志第一期刊出署名T.L.著的一篇短篇小说《赫尔与卡林尼基》，第二期又刊载他的一篇小说《庇奥托·配绰维奇·卡拉塔耶夫》，后数期内陆续发表许多包括在同一模式（即一个行猎的田主赴各村与森林的旅行）下的小品文字。这些短篇在《今人》杂志上刊行数年（1848年，1849年，1850年及1851年），至1852年始有单行本发行，总名为《猎人笔记》[①]。著作人为当时的青年作家I.S.屠格涅夫（1818年生）。屠氏发表这些短篇后，又写出许多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使他不仅有名于俄罗斯国内，且名传欧洲。晚年，他又回到早期的作品方面，写了《契尔特普-汗诺夫的末途》《活骸》《击声》三篇，以补充猎人笔记的初版。

屠格涅夫这些短篇小说的材料取自俄国乡村的风景与人物，当时的文学，无论俄国与西欧，有描写普通的自然生活，普通的人物，普通的风景的倾向。文学已越过了铺张与机巧的时代，趋向于“普通化”。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特的乡村小说，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同时出现，屠格涅夫早年对桑特的作品大加赞赏，极致爱戴之忱，原非偶然的。这种文学潮流在俄国的土壤上自然取得了特别的色彩，就是在被压迫的农奴前忏悔的色彩，因此屠格涅夫的作品里残忍的田主，时与不幸的受苦的农人，两相对照。但此仅色彩而已，即此色彩在《猎人笔记》中，亦未明显地表露过。《猎人笔记》所包含的不全为解放农奴的理想，并不以此思想支撑这部书，到今日为止，这部书还

① 《猎人笔记》：按俄文原意，以译作《猎人的记事》较正确。但平常即惯用前名，如加更改，反显生疏，故仍存旧译。——译者注

是活的。有几篇小说如《县医》《我的邻居雷第洛夫》《契尔特普-汗诺夫的末途》《活骸》等，与农奴制毫无关系，别的小说里，农奴制亦仅系一种背景，在那上面显露着俄罗斯人性格的特点。一幅俄罗斯乡村的图画，内有辽阔神秘的自然风景，喧哗的森林，还有保持一种特有的智慧的神秘人物，有些是精明强干，善于经营的，有些是乐天知命，耽于幻想的，这一切交织成一幅不可分离的锦绣，形成《猎人笔记》的内容。

俄罗斯生活与俄罗斯人，为当时时髦的题材，屠格涅夫于信札及论文中常言及此。1842年，他写信对友人说："我们不仅为欧洲民族，我们可为沟通东西的媒介，我们的疆界，与欧罗巴、中国及北美，三种最不相同的社会的表现相接触，是非偶然的。"屠格涅夫眼中的俄罗斯农人，为真正的俄罗斯人，纯粹地保持着民族的特色。以《赫尔与卡林尼基》列为首篇，确有相当的意义：因为篇中对立着两种原则，两种基本的典型，欧洲的（赫尔，沉着的有经验的合理派）与东方的、冥想的（卡林尼基，理想派，浪漫主义者，性情喜悦，常常爱做种种的幻想）。这两种典型又掺上纯粹俄国的特色：赫尔精明强干，却不识文字且不愿教育子女，但卡林尼基"这个懒货倒认识字"。有趣的是屠格涅夫于描写赫尔与卡林尼基之余，对俄罗斯人又做如下的定义："俄罗斯人总是深信自己的有力，不顾一切地破坏己身的一切：他不很注意过去，却勇敢地望着前途。凡是好的，便是他所喜悦的；凡是合理性的，他便去采纳，至于来自何处他是不管的。"

屠格涅夫以猎人的身份在草原与树林内游行，这是《猎人笔记》的外框。因此，许多印象自会逐一穿插上去，毋庸关心到如何的结构，没有严定章法，确立结构与布局之必要。在无休止的，外在的动作下（猎人的游行），有内在的不动性，即俄罗斯乡村的图画。如作家的任务不在于叙述事件，而在于叙述人物，则这种外框是最方便不过的，果戈理使《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乘车探访各乡绅，以便将整批的人物展开在我们面前，也是这种手法。屠格涅夫的行猎，是与这些短篇

小说的精神有很深的内部关系的。阿克萨阔夫于1852年刊行《负枪行猎记》一书，屠格涅夫著文论之涉及这种关系的意义："总之，行猎为俄罗斯人的特癖，农人给予一枪，即使破旧得须用绳索系住外加弹药少许，他也可以穿上一双草鞋，在池沼与森林内游荡，从早到晚……俄国人这种普遍盛行的癖好，它的根源也许需在俄罗斯人为半东方民族，具有原始的游牧习惯这一点上去寻求，而阿氏的书恰好是由于这种癖好而著成的。"我们可以加上，屠格涅夫的书也是的。巧的是，屠氏的身旁时常有一个半东方的"游牧人"叶莫来伴随着，这个叶莫来也是嗜猎如命的人，"像飞鸟般无忧无虑，极喜欢说话，心智涣散得很，行动又极笨拙。他极爱饮酒，在位子上坐不住，走路的时候脚步左右倾斜着，却一昼夜能走五十多俄里路"。

除此外框外，尚有一普通点沟通着全书，传达特别的情绪——就是俄国自然风景的图画，屠格涅夫又言："自然不会不引起人的兴趣，人同它之间有数千条连属不断的线紧缚着，人是它的孩子。"他对描写自然时好与人类精神的行动相比喻加以反对，认作"虚伪的手法"。他说："所见到的只是作者，而非自然本身，须知人在依靠自然时始见有力……朝山峰说它'魂灵归天'，朝岩壁说它'仰天大笑'，朝闪电说它是'磷光蛇'，这样的写作手法能让读者明显地感到岩壁悬在海上的雄姿，山峰的安静，或闪电的激发，因为人最难的是脱离自我，而潜思自然的现象。"因此屠格涅夫对阿克萨阔夫明显而普通地描写自然，大加赞许。但他自己所描写的自然，却引起别种印象。他说："有些神经质的，脑力有细微发展的，诗感易于触发的人，具有一种对自然的特别观察，对自然的美有特别的感觉。他们会注意到许多的色度，将许多不易捕捉的微小部分描写出来，有时恰到好处，十分配适。因此，图画的大线条反掩隐过去，或竟无力予以捉握。对于这般人可以说，他们最容易得到的是美的香味，他们的话语是芳香的。"他在这里指着曲得柴夫与费特的"婉转的诗"。

其实屠格涅夫自己所写的风景也是婉转而富于色度。屠格涅夫的

文中时常有些琐碎的描写的句子。有时他从琐碎的描写，一下子转到阔大的图画上，尤以文末煞尾时为多，如："狗拼命摇着尾巴，等待晚饭；马伏在矮屋底下，蹬着脚嘶叫着。太阳沉下来了，它那最末的光散在各处，成为一条深紫色的宽带，金色的云彩渐渐在天上散开，仿佛溅起来的浪花。村子里传来了歌声。"尤以其所写的夜景为"婉转"，足见他和所谓"神经质的，脑力有细微发展的，诗感易于触发的人们"大有相同处。引《白静草原》的两段文字以证之："乌黑的天高临在我们头上，露出一种神秘的、伟大的气象。吸着俄国夏夜这种特别的、沉醉的、新鲜的气味，胸脯不由得很甜蜜地紧促起来……""大家都不说话了。忽然远处传来一种延长的、响亮的，带着哭腔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声音，起初在空中升起来，然后慢慢地消失。好像有一个人在地平线长久地喊叫着，却又好像有一个人在树林内用柔和、尖锐的笑声回应他，一种衰弱并且敏锐的啸声在河上萦绕……"屠格涅夫不用夸张比喻的"虚假的手法"，而用另一种方法，他的比喻有时是很多的，显得特别的普通，例如："明亮的天上聚着很高、很稀少的云彩，带着黄白色，仿佛春天的晚雪一般，并且是长方形的，和船上所张的帆布一般，平整得很。那些云彩有不同的边，又轻又柔，和棉纸一样，连一刹那间都在渐渐变动。"

行猎与自然——这是《猎人笔记》的一块总画布。每篇小说是一幅各有起末的小画，其间的人物渐渐地在背景内显露出来，慢慢地隐在辽阔的旷野中。起局总借着自然的风景，结局则借一点点的印象。甚至小小的场面，如《歌者》里孩子的互换，以传达作者的情绪。那些小说一篇跟着一篇，以猎人不匆不忙地叙述自己所遇与所得印象的形式写出来。没有什么事件，却永远保存着作者个人的情调，在叙述上添些抒情的，亲切的色彩。作者不是自己叙述，便是传达所听得的谈话，或是援用第三者的叙述，全部小说的结构可以用这三种形式包括。作者永远身临其境，或做行动的人物，或做倾听的人物。有时他直截了当地朝读者发言，好像真的在向他们讲述，例如："晚上我同猎

人叶莫来出去‘嘉卡’……也许读者诸君不大知道‘嘉卡’的用意。请听我说……”在《叶莫来与磨坊主妇》中，以下的句子是常遇到的：“我应该先行介绍一下”“必须要对读者说的”“请读者允许我介绍这个人”“现在把他的谈话告诉与敬爱的诸君听”等等。在每篇小说里，作者总要参加的，如：《赫尔与卡林尼基》《草莓泉》《里郭甫》里作者为对谈者；《叶莫来与磨坊主妇》《白静草原》里，作者从旁边听着谈话；《县医》《国家农人奥甫斯扬尼克》《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里，作者倾听朝着他讲出的叙述。这些小说具有不同的样式：有的发展着谈话的形式（对谈），有的是叙述人自身的印象占较多的地位，还有的读者跟着作者一同听第三人的叙述。因此，就有三种性格描写的方法：或是将性格直叙，由作者从外面描写（如叶莫来），或是由自身的叙述里渐渐表露性格，或是从谈话里引申出来。最有趣的是屠格涅夫为保持整部书的结构，有时竟用因袭的条件，如将自己引入篇中，作为偶然听得谈话的样子，如《白静草原》《约会》。故《猎人笔记》这部书是别开生面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插入抒情的框内的风俗图画。

《猎人笔记》中各篇的主要性格多少是在继续赫尔与卡林尼基的对比，即俄罗斯民性基本原则的对比。一方面是精明强干，行为固执，性情阴郁或残忍的守财奴与农奴；另一方面是耽于玄思幻想的人，失意者，怪物痴人或圣者，如《活骸》内的露克丽雅。对于孩子，屠格涅夫描写他们具有两种典型不同的倾向，如《白静草原》内斐迪亚与帕甫卢夏的性格是善于办事，安静，自信的人，依留夏与考斯提亚则好做幻想，爱迷信，未来的卡林尼基与卡西扬。考斯提亚有“他那双黑色、发光的大眼睛给人很奇怪的印象：这双眼睛好像愿意诉说一些舌头——至少在他的舌头上所不能表达的东西”。《歌者》里也有相同的对照，即商人与雅可夫。商人的歌词带着各色各样的动词，“仿佛旋转陀螺一样，不住地变换着”，而雅可夫的歌唱内却有“俄国的，真理的，热烈的灵魂”，“他唱着，每个声音里都摇曳着一种家乡的，无边阔大的气息，好像熟识的旷野在面前开展着，一直引到无尽的远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有叙述人自身，即观察者与无忧无虑的流浪人叶莫来的对比，由这见解上看来，也有相当意义的。于此在俄国阔大的广野与无穷的森林的背景中，一些俄罗斯人，有的是安静的，忠于事业的，爱家室的，有理性的；有的是流浪的，沉思的，神秘的，古怪的，黑暗的，却是寻求真理，且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屠格涅夫晚期的作品，《活骸》里的露克丽雅，高临在他们头上，似乎已认识了真理，成为圣智了。这一切聚在一处，于是形成了一幅俄罗斯广阔的、不安定的神秘图画。

B. 艾恒邦序



目 录

译序 001

引言 001

赫尔与卡林尼基 001

叶莫来与磨坊主妇 012

草莓泉 022

县医 030

我的邻居雷第洛夫 038

国家农人奥甫斯扬尼克夫 045

里郭甫 063

白静草原 074

美人米也洽河的卡西扬 092

村吏 110

皮留克 123

经理处 132

两个田主 150

列别甸 158

塔第雅娜·鲍丽索芙娜和她的侄子 170

死 181

歌者 193

庇奥托·配绰维奇·卡拉塔耶夫 210

约会 225

斯齐格利县的哈姆雷特 233

契尔特普－汗诺夫和尼多普士金 254

契尔特普－汗诺夫的末途 271

活骸 303

击声 315

树林与旷野（跋语） 328

附录 《猎人笔记》研究 335

赫尔与卡林尼基

若是有人从鲍尔贺夫斯基县走到西斯群斯基县，便可以瞧出奥里尔省人和卡鲁加省人的种类间有极大的区别。奥里尔农人身材不高，并且佝偻，面上时含着不愉快的神色，低着额看人，食物恶劣，穿着草鞋住在白杨木造的小屋子里，也不经营商业。卡鲁加人却住在松木建造的大房子里，高身材，白色的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每逢过节便将皮鞋穿出来，做那黄油桦皮油的商人。奥里尔省的村落（指沃省东部而言）普遍位置在田野的中央，附近有好些洼地，渐渐地变为污秽的泥塘。除了些欣欣迎人的矮小灌木，间或有两三株瘦拐拐的桦树，在附近轻易看不见巨大树木的踪影。小房紧靠着小房，屋顶上放着腐朽的稻草……卡鲁加省的村落周围却丛生着森林。屋顶一律覆着木板，屋子显得大些，直些，大门永远深闭着，院内篱笆并不东横西倒，不会招引过路的猪进来做客。以行猎来说：卡鲁加省比较好些。奥里尔省，五年以后，最后的树林与灌木将见绝迹，池沼也很稀少。卡鲁加省却和它不一样，丛林和池沼遍地皆是，可爱的山鸡还未迁移，善心的水鹬飞翔着，淘气的鹧鸪出其不意地飞来飞去，逗得猎人与猎犬又喜又惧。

有一年，我到西斯群斯基行猎，却在旷野里结交了一位卡鲁加的小绅士，名叫泡鲁提金的。他嗜猎似命，脾气却很好。但是有些弱点显露出来。例如他有一种习性，喜欢向省里的富家小姐求婚，往往就被人家拒绝了，还和他断绝往来，但是他一面对朋友诉说自己失败愁苦的事情，一面仍旧将自己园中所产的酸杏等瓜果送给富家小姐们的父母做礼物。他爱将平淡无奇的故事重复再说许多次，见了人便夸奖诺黑莫夫的文集和《平娜》小说。但是说话的时候，吃吃地半天说不

出一个字来。将“阿得拿科”读成“阿得拿车”，叫自己的狗为“阿司托罗诺木”[1]。家中实行吃法国式的大餐，这种大餐的秘密，据他的厨子所知道的，就在于能完全把每个菜的天然滋味给变更一下：肉变成鱼的滋味，鱼变成蘑菇的滋味，面变成火药的滋味，并且胡萝卜一定要切成斜方形，或平行四边形，才可以放在汤里。不过泡鲁提金除去这几个小毛病外，终是个极好的人。

第一天我和他相识的时候，他请我夜间到他那里去，说道：“这里离我的家有五俄里。步行是很远的。我们先往赫尔家里去吧。”（请读者许我不将他口吃的语气传达出来）

“赫尔是谁呢？”我问道。

泡鲁提金答道：“是我的农人。他的家离这里很近。”

我们就往赫尔家走去。丛林中央一片平坦坦的地上，矗立着赫尔家孤独的院落，他是用松木建筑的，和围墙相连。屋前用几根细木头支着一个席棚，我们走进去，有个二十岁上下，高身材，美貌的乡下少年出来迎接。

泡鲁提金问道：“斐迪亚，赫尔在家吗？”

少年露出白雪似的两排牙齿，一边笑着，一边答道：“不在家，赫尔去城里了，先生，吩咐驾车吗？”

泡鲁提金说道：“驾车去，给我们些酸汽水。”

我们进了木房子。整块木头砌成的干干净净的墙上，并没有贴过一张通俗的画片。墙角银质的圣像前面燃着一盏油灯，菩提木的饭桌新近刨光，非常干净，墙缝里和窗台上并没有咆哮的蟑螂驰骋。年轻的乡下人不多一会儿就从里面走出来，拿着一大杯极好的酸汽水，几片小麦制的面包，和一个盛着十二根腌胡瓜的碟子。他将这些食物摆在桌子上，返身倚在门旁，面上露出微微的笑容，眼光不住地向我们看来。我们还没有吃完点心，一辆大车已停在阶前，走出来一个头发

① “阿司托罗诺木”。俄文意为天文家，喻其狗深通灵性，故尊之为天文家。

蓬松，年纪十五岁上下的小孩，双颊像胭脂般嫣红，用力揪着一匹肥壮的斑色马的缰绳，马车周围站着六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个面容都和斐迪亚相似。泡鲁提金理会道："这大约都是赫尔的孩童！"

斐迪亚刚从屋里出来，走到台阶上听见这话，便插言道："都是赫尔的孩子，还有两个呢：一个鲍泰浦，往丛林中去了；那个叫细多尔，同着年老的赫尔往城里了……"说着，向车夫说道："瓦西亚，你注意些，今天坐车的是两位贵客。应当谨慎，让车子慢慢行走。大车坏了不算，贵客是经不起摇晃的！"赫尔的孩子们听了斐迪亚的话，都不觉微微笑了。

泡鲁提金喊道："阿司托罗诺木！斐迪亚，你将这狗放在车上。"斐迪亚兴冲冲地把一只勉强含笑的狗高举空中，放落在车底。瓦西亚拉缰赶马，我们便向前行去。走了许久，泡鲁提金忽地指着前面一所矮小的屋子说道："那个就是我的事务所，你愿意去吗？"说着，车子就走到事务所门前。泡鲁提金跳下来说道："事务所关闭许久了，可是还可以去看一看。"原来事务所里面只有两间空屋子。看屋子的人——一个拐腿老人，从里面跑出来。泡鲁提金向他说道："敏聂奇，水在哪里呢？"敏聂奇听了这话，返身进去，一会儿拿来一瓶水，两只杯子。泡鲁提金向我说道："你试喝一杯，这是极好的泉水。"我们喝完了，敏聂奇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泡鲁提金说道："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我在这个事务所曾经卖给商人艾里略夫四亩森林，得了很大的利益。"说着我们上了车。过了半点钟才走到泡鲁提金的家中。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泡鲁提金道："为什么赫尔和别的乡下人分开住呢？"

泡鲁提金道："赫尔非常聪明，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不幸被火烧了。他便走到我先父面前说道：'尼古拉·考资米奇，请准我迁移在森林中池沼的附近，我愿付高价的租金。'父亲问他：'为什么你要迁移在池沼附近呢？''尼古拉·考资米奇，这个原因就不用说了。请你定出租价来吧。不过你再不能使唤我做别的工作。'父亲说：'每年五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